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六

集 別集

空青遺文十卷

陳氏曰直寶文閣曾紆公衮撰紆布之子有異材

建中靖國初布在相位奉詔為景靈西宮碑紆之

筆也建炎紹興之際將漕江浙入為司農少卿知信衢州以卒汪彦章志其墓孫仲益序其文王銍性之其壻也

孫鴻慶序公文章固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人曾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絶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黄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越書事二小詩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辯也

先公序畧曰余自誦涪翁扶藜對蘚之吟曲阜把

卷臨燈之句固已心慕公衮才章之盛顧前修日
遠自乾淳諸老文字猶多遺落況過江前後間乎
一日西泉吳太史為言此吾鄉空青公也有集藏
於家余惟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
君柄用之時纔綣於諸賢流落之後未幾滅跡毀
廬相隨入黨迄天地重開追能以三朝正論暴白
於世視同時諸貴公子孫所謂繼志述事者其為
人賢不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

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世風流頌其文近世李鴈湖亦謂人悪儁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人雖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世不能掩也今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云

北山小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俱父祖世科而俱乃以外祖鄧潤甫蔭入仕宣和中賜上舍出

身為南宫舍人紹興初入西掖徐俯為諫大夫封還詞頭罷去後以次對修史病不能赴而卒

石林葉氏序畧曰余居吳始識致道見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其後二十四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邱明班孟堅之用意

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後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之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終屈也

陵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仙井韓駒子蒼撰自幼能詩黃太史稱其超軼絶塵蘇文定以比儲光羲游太學

不第政和初獻書召試出身後入西掖坐蘇氏鄉

黨曲學罷

丹陽集四十二卷　後集四十二卷

陳氏曰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紹聖四

年進士元符三年詞科洪慶善序其文有所謂絶

郭天信拒朱勔懃盛章而忤李彦者蓋其平生出

處之畧也再知湖州後遂家焉

孫鴻慶序畧曰公中宏詞第一時天子輯瑞應蒐

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交譽屢遷擢大司丞遂躋法從

毘陵集五十卷

陳氏曰參政文清毘陵張守全真撰一字子同崇寧進士詞科紹興執政張魏公在相位薦秦檜再用守有力焉一日與魏公言某誤公聽今朝夕同班列得欵曲其人似以曩者一跌為戒有患失心

宜自効謝上魏公為作墓誌著其語

張章簡華陽集四十卷

陳氏曰參政金壇張綱彦正撰大觀中舍法三中首選釋褐為承事郎辟雍正蓋專於新學者紹興初在瑣闥忤張俊求去復與秦隙遂引年秦亡乃召用乾道初年八十四而終自號華陽老人華陽者茅山也

非有齋類稿五十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興劉一止行簡撰宣和三年進士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閒居十餘年以次對致仕檜死被召力辭進擢學士而終年八十二實紹興庚辰

竹西集十卷　西垣集五卷

陳氏曰兵部侍郎維揚王居正剛中撰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入詞掖西垣集者制草及繳章也其篇目凡繳章皆云封還詞頭蓋其子孫編次者之

失也除授則有詞頭政刑庶事何詞頭之有

張巨山集三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光化張嵲巨山撰嵲為司勲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皇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嵲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而其具稿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為告湯及周任之言為孔子自言時祕書省寓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

疑諸館職為之多被逐然嵲亦以答檜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己無幾亦罷

默成居士集十五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潘良貴子賤撰一字義榮剛介之士也朱侍講序其集畧見其出處大致

朱子序畧曰公自宣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托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為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門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

燕席請康召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誤
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右
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
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黄所忌書奏
三日而左遷以去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
復為左史直前奏事明大公至正之道服喪還朝
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
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亷介自

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葢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傾内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嘗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志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

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眞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歎剛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申其志以没其條奏草稿有補於時可為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

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事其可使之汲汲無傳而遂已乎

筠溪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戶部侍郎連江李彌遠似之撰大觀三年上舍第一知兾州能抗金兵攝江東帥與忠定平周德之亂晚為從官沮和議坐廢而終

鄱陽集十卷

陳氏曰徽猷閣直學士鄱陽洪皓光弼撰皓奉使

金廷守節不屈既歸為秦所忌謫英州死之日與
秦適相先後三子登詞科俱顯貴

東窻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鄱陽張廣彥實撰與呂居仁為
詩友其在西掖當紹興十一年

雪溪集畧八卷

陳氏曰汝陰王銍性之撰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
後也其父莘樂道嘗從歐公學銍為曾紆壻嘗撰

七朝國史紹興初常同子正薦之詔視秩史官給札奏御會秦氏柄國中止書竟不傳其子明清著

揮麈錄

竹軒雜著十五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貍其弟也皆知名

北山集三十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金華鄭剛中亨仲撰紹興二年亞魁受知秦相使川陝後忤意貶死封州

澹菴集七十八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忠簡廬陵胡銓邦衡撰建炎甲科第五人旣上書乞斬秦檜謫嶺海秦死得歸孝宗即位始復官召用又以沮再和之議得罪去乾道中入為丞郎亦不容於時奉祠至淳熙七年乃終七十九

平園周氏跋曰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三也誠齋序先生之文肖其為人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詆斥時宰誕置嶺海愁狖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嘯濤謠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不介於心

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竒云

至於騷詞涵茫嶄崒銶劌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

廋槁癯而不瘁悁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

李文簡公集一百二十卷

敷文閣學士丹稜李燾仁父撰水心集序曰自有

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

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

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效之矣

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云

沈子壽文集

水心集序曰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殽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

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消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為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觀而横陳逸騖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娱於幽遠淡泊者也

徐斯遠文集

水心集序曰斯遠盡平生文僅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

態迷流陟起體勢各成殆非精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舍自命不限常律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咉出毫芒之竒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

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痼之疾而師友學問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歎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議論將絶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強為善者之所宜知也

相山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濡須王之道彥猷撰宣和六年兄弟三人同登科建炎之亂率衆保明避山從之者皆得免以功改京官沮和議得罪晚年歷麾節其子藺被遇阜陵貴顯

韋齋小集十二卷

陳氏曰吏部員外郎新安朱松喬年撰侍講文公之父也文公嘗言韋齋先生自為兒童時出語已

驚人及去場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初亦不事彫
飾而天然秀發格律閑暇超然有出塵寰之趣

關博士集二十卷

陳氏曰太學博士錢塘關注子東撰紹興五年進
士嘗為湖州教授自號香巖居士

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鄱陽余安行勉仲撰安行
累舉不第其子應求以童子登崇寧五年進士科

為御史歷麾節所至迎養其父至九十六乃終著
書號至言蓋純篤之士也
王著作集四卷
陳氏曰著作郎福清王蘋信伯撰從程門學以趙
忠簡薦召對賜出身秦檜惡之會其族子坐法牽
連文致奪官以死
屏山集二十卷
陳氏曰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冲撰父韐兄

子羽子暈以蔭入仕年甫四十八而卒朱文公其門人也嘗謂朱曰吾少聞佛老之説歸讀吾書然後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如此於易得入德之門焉作復齋銘聖傳論可以見吾志矣

東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廸功郎漳浦高登彦先撰考試潮州策問忤秦相謫死

水心葉氏序略曰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

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砭時陋扶世壞文不為扶疏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終不動心一以溪山雲月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情性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是也

繙經堂集八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董撰文簡公士

安五世孫嘗陷敵有從之游者因為圖名繙經寫其訪問紬繹之狀

三近齋餘錄

朝奉郎知信州王從正夫撰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錄楊誠齋序略曰其詩如落木森猶力寒山淡欲無如地迥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涼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鬢與山青不減晚唐諸子如墮蘂

盡應輸燕子懶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園如身閒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秋生列岫雲尤薄泉瀨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在蘭也至於騷辭如釣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游天問之海頡頏幽通思元之囿矣及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又如簋餐豆肉之可以求飽笥裳篚纊之可以御冬使其遇合功

用詎可量哉紀之甗鄭之瓚櫝而不讎瘞而不起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有不可掩者惟不求知所以不可掩也歟

藥寮叢稿二十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上蔡謝伋景思撰參政克家之子

水心葉氏序略曰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於險膚無據之辭茍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

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髫丱髦游太學俊筆湧出
排窄老蒼而不能不受俗學薰染自漢魏根底齊
梁波流上遡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陛列
撥棄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太樸其藥園
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
憂憤不堪之情也

巖壑老人詩文一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洛陽朱敦儒希真撰初以遺

逸召用嘗為館職既挂冠秦檜之孫塤欲學為詩起希真為鴻臚少卿將使教之

鶴溪集十二卷

陳氏曰辟雍博士青田陳汝錫師予撰紹聖四年進士持節數路帥越而卒青田登科人自汝錫始希黙子與其孫也

岳武穆集十卷

陳氏曰樞副鄂郡岳飛鵬舉撰飛功業偉矣不必

以集著也世所傳誦其賀和議成一表當亦是幕客所為而意則出於岳也

漢濱集六十卷

陳氏曰參政襄陽王之望瞻叔撰周益公為集序序略曰公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為人博學能文知略輻輳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詠詞贍而理到近世論文章事業公實

兼之豈與夫一偏一曲之士較短量長而已

玉山翰林詞草五卷

陳氏曰尚書玉山汪應辰聖錫撰紹興五年進士首選本名洋御筆改賜天才甚高而不喜為文謂不宜敝精神於無用然每作輙過人以天官兼翰苑近二年所撰制誥溫雅典實得王言體朱晦翁稱為近世第一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編修宣城周紫芝少隱撰自號竹坡居士

白蘋集四卷

陳氏曰右文林郎單父龐謙孺祐甫撰莊敏公籍之曾孫也用季父恩仕不遂而死韓南澗志其墓嘗客居吳興故集名白蘋

南澗甲乙稿七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撰門下侍郎

維之元孫與其從兄元龍子雲皆嘗試詞科不利

居廣信溪南號南澗

艇齋雜著一卷

陳氏曰南豐曾季貍裘父撰鞏之弟曰湘潭主簿

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貍其子也多從呂

居仁徐師川游曾一試禮部不中乾淳間名公多

敬畏之具見其子灘所集師友尺牘此篇蓋其議

論古今之文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之大略

溪園集十卷

陳氏曰蘄春吳億大年撰其父擇仁為尚書億仕至靜江倅居餘干有溪園佳勝世傳其樓雪初消詞為建康帥鼂謙之作

于湖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歷陽張孝祥安國撰甲戌冠多士出思陵親擢秦相孫塤既居其下秦忌惡之以他事下其父子大理獄明年秦亡上既素眷不五

年登法從阜陵尤眷之不幸不得年死時才四十餘上常有用不盡之歎其文翰皆超逸天才也

南軒集三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敬夫撰魏忠獻公浚之長子當孝宗朝以任子不賜第入西掖者韓元吉劉孝韙其入經筵則栻也

王司業集三十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宛邱王遂致君撰建炎初其家

避兵沿汴南下逮年十一偶小泊登岸敵適至亟解維不暇顧遂失之在金十年間關得歸其父工部尚書俁既歸入太學登癸未科為諫官御史歷麾節終於少司成

周平園序略曰公志氣強學問博其文章贍而不失之泛嚴而不失之拘議論馳騁於數千百載之上而究極利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為歌詩慷慨憂時而比興存焉他文閎辯該貫直欲措諸事業

所謂援古證今黼黻其辭特餘事耳

浮山集十六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江都仲并彌性撰紹興壬子進士晚丞光禄寺得知蘄州并嘗倅湖籍中有所盻為作生朝青詞好事傳誦之遂漏露坐謫官其訓詞略曰爾為瀆侮之詞曾不知畏天其知畏吾法乎吾鄉前輩能道其事如此

周平園序略曰彌性自少卓犖不羣潛心問學力

排王氏一偏之説惟六藝孔孟是師筆勢翩翩俊聲籍甚古律如王良造父馭駿馬駕車有犇軼絶塵之勢其賡險韻如繭抽絲印印泥愈出愈新送妹長篇孝友慈愛溢於言外殆欲上規風雅其四六叙事雖閎肆而關鍵甚密對屬雖切而非駢儷所能拘最後蘄州謝上表以古文就今體自成一家雜著題跋清雅可愛復以餘力出入釋氏游戲歌詞無不過人

小醜集十二卷　續集三卷

陳氏曰直秘閣眉山任盡言元受撰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申先之子甲科仕為太常寺主簿終於閫憲

楊誠齋序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義氣蓋將與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歷元祐諸公並轡而先終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

拙齋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校書郎候官林之奇少穎撰之奇學於呂氏本中而太史祖謙學於之奇其登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即入館方鄉用而得末疾

霜傑集三十卷

陳氏曰德興董穎仲達撰紹興初人從汪彦章徐師川游彦章為作序

妙峰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福清林遹述中撰元符三年甲科苗劉之變在西掖不失節思陵嘉之終龍圖直學士

鄮峰真隱漫錄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文惠公四明史浩直翁撰

詅癡符二十卷

陳氏曰御史臨海李庚子長撰詅之義衒鬻也市人鬻物於市誇號之曰詅此三字本出顏氏家訓

以譏無才思而流布醜拙者以名其集示謙也庚

乙丑進士以湯鵬舉薦辟入臺家藏書甚富

梯雲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資川趙逵莊叔撰辛未大魁有

氣節四十一歲卒

海陵集三十二卷

陳氏曰同知密院海陵周麟之茂振撰乙丑進士

戊辰詞科既執政被命使金廷辭行得罪去

胡獻簡詞垣草四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會稽胡沂周伯撰

介庵集十卷

陳氏曰左司郎官趙彦端德莊撰乾淳間名士也甞宰餘干趙忠定其邑人初冠多士德莊在朝往謁謝德莊語之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謂名言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七

集 別集

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吳郡范成大至能撰初以起居郎使金附奏受書事抗論於其殿陛間歸時益被上眷

以至柄用石湖在太湖之濵姑蘇臺之下去城十餘里面湖為堂號鏡天閣又一堂扁石湖二字阜陵宸翰也今日就荒毁更數年恐無復遺跡矣一再過之為之慨然

誠齋序其集曰公訓詁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幽遠序山水則柳子厚序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僒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儁偉

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内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袵焉

周益公集二百卷　年譜一卷　附録一卷

陳氏曰丞相文忠益公廬陵周必大子充撰一字弘道其家既刋六一集故此集編次一切視其凡目其間有奉詔録親征録龍飛録思陵録凡十一

卷以其多及時事托言未刋人莫之見鄭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錄為全書然漫其數十處益公自號平園叟

後村劉氏曰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所撰林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

渭南集三十卷　劒南詩藳續藳八十七卷

陳氏曰華文閣待制山陰陸游務觀撰左丞佃之

孫紹興末召對賜出身隆興初為密院編修官鄉
用矣坐漏泄省中語阜陵以為反覆斥遠之後以
夔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
年乃歸晚由嚴陵召為南宮舍人將内禪周益公
薦其直北門上終不用及韓氏用事游既挂冠久
矣有幼子澤不逮為侂胄作南園記起為大蓬遂
以次對再致仕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游才甚
高幼為曾吉父所賞識詩為中興之冠他文亦佳

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渭南者封渭南縣伯

復齋制表二卷

陳氏曰刑部侍郎王柜嘉叟撰初寮安中之孫紹興乾道間名士也陸放翁與之厚善

盤洲集八十卷

陳氏曰丞相文惠公鄱陽洪适景伯撰忠宣之長子方奉使時文惠甫十三歲後與其弟遵同中壬

戌宏博科本名造後改焉又三年乙丑弟邁繼之

世號三洪其自淮東總領入為太常少卿一年而

入右府又半年而拜相然在位僅三閱月為林安

宅所攻而去嘗一帥越閑居十六年而終

小隱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文安公洪遵景嚴撰其進用最先於

兄弟而得年不永薨於淳熙元年

野處類藁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文敏公洪邁景盧撰其全集未見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陳氏曰寶謨閣學士文節公廬陵楊萬里廷秀撰當淳熙末為大蓬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閒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自作江湖集序曰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

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

荊溪集序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之官荊溪嘗以告日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

南海集序予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紹興壬午

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詩又變淳熙丁酉詩又變時假守毘陵友人尤延之云予詩每變每進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能變矣未知能進否

程文簡集二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每卷分上下其實四十卷也博學長於考究著述甚多皆傳於世

樵隱集十五卷

陳氏曰信安毛幵平仲撰禮部尚書友之子負才傲世仕止州倅與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别之囑以志墓延之既為銘又序其集

梁溪集五十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家有遂初堂藏書為近世冠

鄭景望集三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望撰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為館職王府東宫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小不合輙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

水心葉氏序曰余嘗嘆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

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絶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彛并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葢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而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决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

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然

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
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
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
夫孔翠鸞凰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
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霑霈百里
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
因次其本末如左

晦庵集一百卷　紫陽年譜三卷

陳氏曰侍講文公新安朱熹元晦撰年譜李方子公晦所述其門人也

勉齋黄氏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歴時未久微言大義欝而不彰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跡密先生既為之區别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

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見識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

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論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

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

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敵人亦知慕其道窦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

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習庵集十二卷
陳氏曰戸部侍郎曾逮仲躬撰文清公幾之子
東萊呂太史集十五卷　别集十六卷　外集五卷
附録三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其弟祖儉編
録凡家範尺牘之類編之别集策問宏詞程文之
類總之外集年譜遺事則見附録太史曾文清外
孫隆興癸未鎻廳甲科宏詞亦入等仕未逹得末

疾奉祠年才四十五卒於淳熙辛丑平生著述皆
畧舉端緒未有成書者學者惜之
大愚叟集十一卷
陳氏曰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撰祖謙弟也慶元
初上封事論救祭酒李祥謫高安以沒寓居大愚
寺故以名集
千巖擇藁七卷　外編三卷　續編四卷
陳氏曰知峽州三山蕭德藻東夫撰嘗宰烏程後

遂家焉楊誠齋序其集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所畏也

濟溪老人遺藁一卷

陳氏曰通判明州濟源李迎彦將撰永嘉周浮沚先生之壻與先大父為襟袂集中有送先君子赴戊子秋試詩首句籍甚人言易已東蓋先君治易故也集序周益公作

沂庵集四十卷

陳氏曰新津任淵子淵撰紹興乙丑類試第一人仕至潼川憲嘗註山谷后山詩行於世新津有天社山故稱天社任淵

方舟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資陽李石知幾撰石有盛名於蜀少嘗客蘇符尚書家紹興末為學官乾道中為郎歷麾節皆以論罷趙丞相雄其鄉人也素不善石石以是

晩益困其自序云宋雕魯倉今猶古也

歸愚集二十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葛立方常之撰勝仲之子丞相邲之父也以郎官攝西掖忤秦相得罪更化召用言者又以為附會沈該罷去遂不復起

綺川集十五卷

陳氏曰太常寺主簿歸安倪偁文舉撰紹興八年進士齊齋之父

象山集二十八卷　外集四卷

陳氏曰知荆門軍金谿陸九淵子静撰與其兄九齡子壽乾淳間名士也象山在貴溪結茅其上與士友講學山形如象故名

朱子答項平父書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别

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者多不得力今當返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耳

又答孫敬甫書曰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博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䆿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

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之論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其意大

畧如此不能盡記其語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線索漏處多故讀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寖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辯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

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也
潔齋袁氏集序曰先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
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
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
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
然也孟子嘗言之矣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
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

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恵後學弘矣先生之言率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

分義利之所以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

林艾軒集二十卷

工部侍郎林光朝撰後村劉氏序畧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當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

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討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

施正憲集六十七卷　外集三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廣信施師點聖與撰其在政府六年上眷未衰慨然勇退引去不可回識者壯其決趙南塘汝談其壻也為序其集而傳之

適齋類藁八卷

陳氏曰奉新袁去華宣卿撰紹興乙丑進士改官知石首縣而卒善為歌詞嘗賦長沙定王臺見稱於張安國為書之

梅溪集三十二卷　續集五卷

陳氏曰詹事樂清王十朋龜齡撰丁丑大魁立朝剛正劉珙作序

劉氏集序畧曰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冠多士取其言行之及佐

諸侯入冊府事今上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

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傚而為之也蓋其所禀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舒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一皆如此海内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

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汚也

酒隱集三卷

陳氏曰宣州司理趙育去病撰其父鼎臣承之號竹隱畸士也

四六類藁三十卷

陳氏曰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皆四六應用之文也亦無過人者克以王丞相季海薦驟用王時在樞府趙温叔當國莫知其所從來頗疑其由徑

沮之上意向之不能回也

拙菴雜著三十卷　外集四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東平趙磻老渭師撰門下侍郎野之姪以婦翁歐陽懋待制澤入仕從范石湖使金虞丞相并父亦薦之遂擢用知臨安坐殿司招兵事謫饒州

雙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知郴州東陽曹冠宗臣撰由舍選登甲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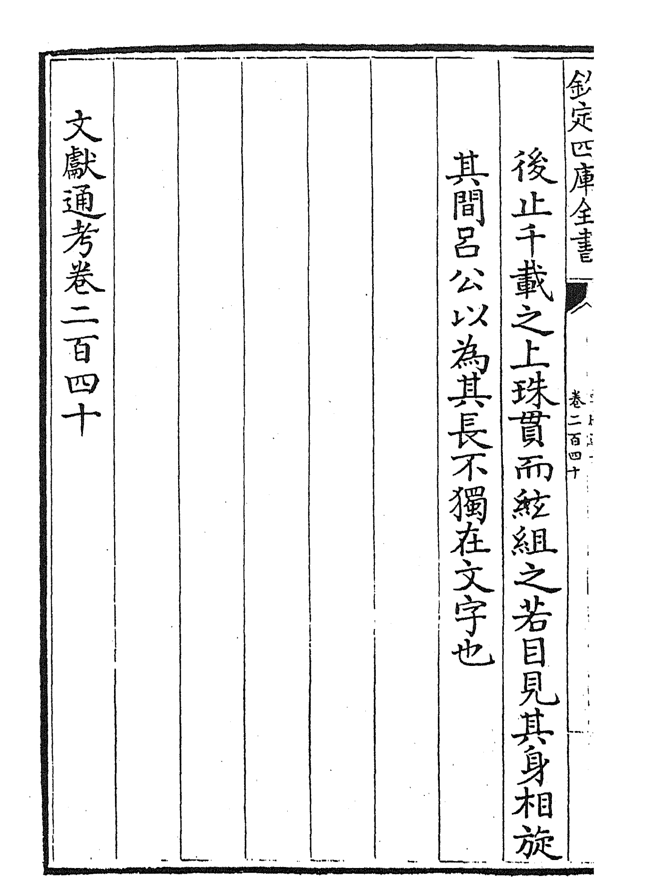
坐為秦塤假手奪官再赴廷試得初品

止齋集五十二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水心葉氏墓誌曰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

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
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尊之入太學
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公之從鄭薛也
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
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
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
舊繙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



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紘組之若目見其身相旋
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六十八

集 別集

水心集二十八卷 拾遺一卷 別集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

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邱文定集十卷　拾遺一卷

陳氏曰樞密江陰邱崈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

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章

趙忠定集十五卷　奏議十五卷

陳氏曰丞相福公趙汝愚子直撰別本總為一集

亦三十卷

鴈湖李氏書後丞相餘干趙公秉正履度卽之凜

然至形於篇章則思致清麗逸發雖古今能文辭者有不逮而世顧鮮知者非繇德業之巨器能之偉所以詞華見沒邪

龍川集四十卷 外集四卷

陳氏曰永康陳亮同甫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事堂宰相無弘度迄報罷後病免舉為癸丑進士第一未禄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亮才甚高而學駁其

與朱晦庵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為一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為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葉正則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為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為議

水心葉氏集序曰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為若干卷以授予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

為絶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
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
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
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嗚呼
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
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
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為德不為怨自厚
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為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

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吕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吕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獨以為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

之而已

軒山集十卷

陳氏曰樞密使獻肅公濡須王藺謙仲撰淳熙乙未駕幸太學藺為武學諭在班列中人物偉然上一見奇之自是擢用不由邑最徑為察官馴至執政其在經帷論宮僚攀附而登輔佐者挾數用術道諛濟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其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謚至端平乃得謚

合齋集十六卷

陳氏曰祕書少監永嘉王柟木叔撰乾道丙戌進士在永嘉諸老最為先登其容貌偉然襟韻灑然雖不以文自鳴而諸老皆推敬之

兼山集四十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簽門黄裳文叔撰在嘉邸最久備盡忠益甲寅御極未及大用病不能朝士論惜之

攻愧集一百二十卷

陳氏曰參政四明樓鑰大防撰隆興癸未省試考作賦魁以犯諱當黜知舉洪文安遵奏收寘三甲首

西山真氏集序曰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其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顛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

其本有在也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羣書識古文竒字文備衆體非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係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嗚呼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

齊齋甲藁二十卷　乙藁十五卷　翰林前藁二十卷
後藁二卷　掖垣詞草二十卷　兼山論著三十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歸安倪思正父撰丙戌進士戊
戌宏詞受知阜陵早登禁直紹熙間遜位法從立
朝剛介不茍合慶元嘉定屢召屢出嘗言與其為
有瑕執政寧為無瑕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端平初
詔以先朝遺直得謚文節

靜安作具十四卷　別集十卷

陳氏曰清江徐得之思叔撰與其子筠孟堅同甲辰進士次子天麟仲祥亦乙丑甲科其家長於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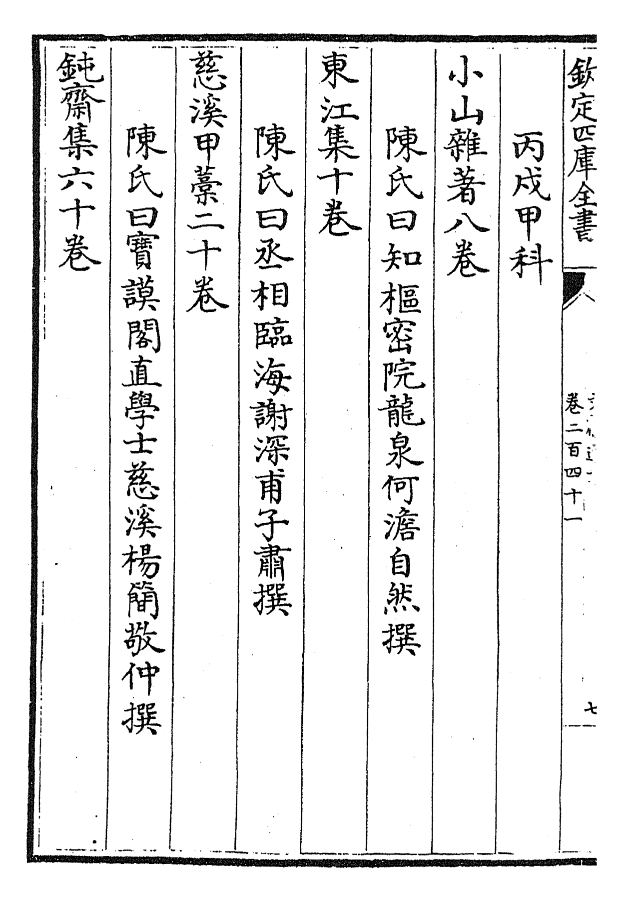
晦巖集十二卷

陳氏曰祕書丞鹽官沈清臣正卿撰嘗為國子録有薦於朝欲得召試執政有發笑者曰安有張子蓋女壻而可為館職者乎遂罷欲為奇節以蓋之

會王希呂為諫官上書力言其不可孝宗大怒時相虞允文惡沈介下清臣大理風使引介不從謫封州晚乃召用勸孝宗力行三年喪為翊善嘉邸以直諒稱初從張無垢學後居雲川自嶺南歸開門授徒動以聖賢自命效禪門入室規式與其徒問答下語不契輒使再參頗為人所譏

定齋集四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蔡戡定夫撰君謨四世孫



丙戌甲科

小山雜著八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龍泉何澹自然撰

東江集十卷

陳氏曰丞相臨海謝深甫子肅撰

慈溪甲藁二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

鈍齋集六十卷

陳氏曰著作郎楊濟濟道撰淳熙五年進士京鏜帥蜀上巳出遨濟爲樂語首云三月三日豈無水邊麗人一觴一詠亦有山陰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一時傳誦京爲相召入館權郎出知果州以終

周氏山房集二十卷　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吳郡周南南仲撰南有聲學校庚戌登甲科而仕不偶再入館再罷以殿廷所

授文林郎終焉

水心葉氏墓誌曰君𠃔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擯絶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

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
君悸心怛慮覘緩知亟考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
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
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非人所及
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
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旣絕
意屏坐衣食敝惡雞鳴挾書晝夜分皆憶念上口
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

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平庵悔藁十五卷　後編六卷

陳氏曰太府卿松陽項安世平父撰悔藁者以語言得罪悔不復為也自序當慶元丙辰後編自丁巳至壬戌

自序項子題所為文藁曰滑稽篇客曰是所謂文似相如始類俳之意非邪曰非也世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

之凡其貌服言動皆欲得人之笑人小笑之則小愜大笑之則大愜人不笑之則大愧若予之為文亦若是耳人之笑予之藥也人小笑之則予亡其小病矣人大笑之則予亡其大病矣人不笑之則予之病其危哉是與滑稽之技無以異也客聞其說觀其文大笑冠帶盡脱項子赧然汗下矍然神醒曰予病瘳矣再拜謝客書以為序

東平集二十七卷

陳氏曰鞏豐仲至撰淳熙甲辰進士

水心墓誌畧曰時新廸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衿露怵忸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眛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彚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踈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為之罷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買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涘而余畏懼怯劣

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戸限然後知人之禀分高下絶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追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

三松集十八卷

陳氏曰廬陵王子俊才臣撰周益公楊誠齋各以

列薦補官入蜀為成都帥幕

橫堂小集十卷

陳氏曰右司郎中福清林𣗳子長撰

潔齋集二十六卷　後集十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四明袁爕和叔撰

北山集畧十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三山陳孔碩膚仲撰全集未傳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　内制集三卷

陳氏曰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頴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陳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塲屋莫不歆羨

水心葉氏墓誌曰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旣長益務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

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刋潤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偹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令代之完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川陳同甫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柝棨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其間也一日夜盡散怨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

行之横啓縱闔揆今證古釐為十百聚為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中深隱厚可驗於是矣

止安集十八卷

陳氏曰太府寺丞三山陳振震亨撰

西山集五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浦城眞德秀希元撰

平齋集三十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

退庵集十五卷

陳氏曰提轄文思院龍泉陳炳撰

梅軒集十二卷

陳氏曰奉化丞山陰諸葛興仁叟撰

遁思遺藳六卷　事監韻語三卷

陳氏曰永康呂晧子陽撰逌思其庵名後溪劉光祖德修為作記當淳熙中投匭救父兄之難朝奏上夕報可一時非辜盡得清脫其書辭甚偉然非孝廟聖明安能照覆盆之下哉

劉汝一進卷十卷

陳氏曰諫議大夫吳興劉度汝一撰度嘗應大科此其所業也策曰傳言論曰鑑古各二十五篇

唯室兩漢論一卷

陳氏曰吳郡陳長方齊之撰紹興八年進士

鼎論三卷　時議一卷

陳氏曰三山何萬一之撰隆興元年進士仕為都

司知漳州

治述十卷

陳氏曰從政郎鄭湜紹熙元年撰進按丙戌牓有

三山鄭湜溥之是年已為祕書郎面對劄子剴切

通練於今傳誦此當别是鄭湜邪

廬山雜著一卷

陳氏曰知南康軍錢聞詩撰

閑靜治本論五卷　將論五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廣陵張巖肖翁撰

林綱山集

福清林亦之學可撰後村劉氏序略曰余嘗評艾軒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

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至於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絶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

陳樂軒集

福清陳藻元潔撰後村劉氏序略曰樂軒七十五乃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横塘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

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畒輙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窻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萊羮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憀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

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之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

李易安集十二卷

鼂氏曰李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趙誠之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後適張汝舟不終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

閨秀集二卷

陳氏曰建安徐氏撰徐林穉山之從姑祥符𠡠頭竦之姪孫女嫁括蒼祝璣璣為部使者有子曰永

之嘗知滁州

德洪覺範筠溪集十卷

鼂氏曰僧惠洪覺範姓喻氏高安人少孤能緝文

張天覺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寺以為今世融肇

也未幾坐累民之及天覺當國復度為僧易名德

洪數延入府中及天覺去位制獄窮治其傳達言

語於郭大信竄海南島上後北歸建炎中卒著書

數萬言如林間録僧寳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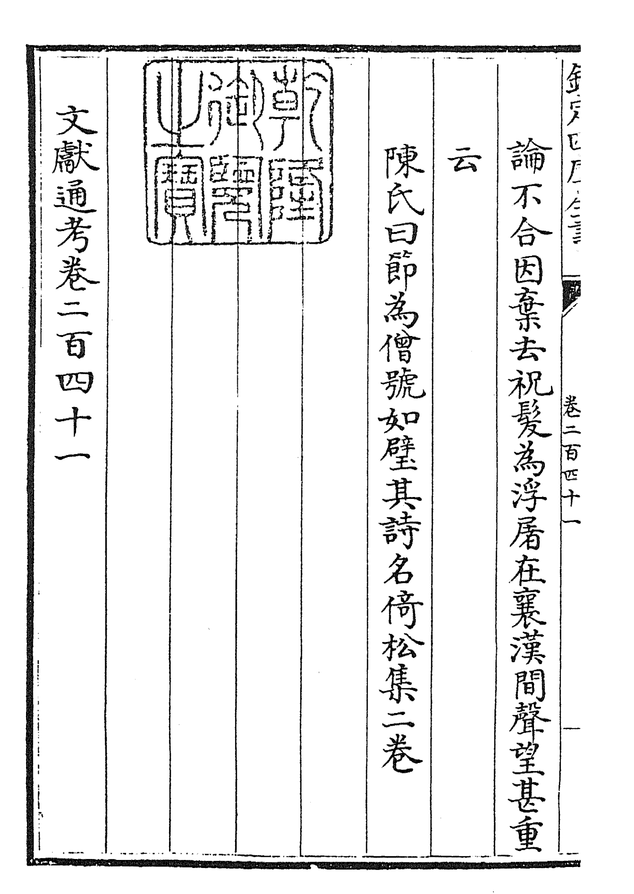
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云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陳氏曰德洪覺範撰其在釋門得法於真淨克文而於士大夫則與黨人皆厚善誦習其文得罪不悔為張商英陳瓘鄒浩尤盡力其文俊偉不類浮屠語韓駒子蒼為塔銘云

饒德操集一卷

鼂氏曰饒節字德操曾布之客也性剛峻晚與布



論不合因棄去祝髮為浮屠在襄漢間聲望甚重云

陳氏曰節為僧號如壁其詩名倚松集二卷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一